

客家研究核心 认同汉族民系

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 编
2010年

客家民系不容否定

——写在前面的话

众所周知,罗香林教授是我国客家学研究的鼻祖,是客家学的奠基人。他著述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是学界及大众公认的客家学奠基之作,也是客家文化的旗帜。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客家学界的某些学者出自不同的目的,紧随台独势力兴起的“新客家人运动”之后,对罗香林的客家学说发难,掀起一股全面否定和批判罗香林教授的逆流。他们或抓住个别客家族谱中存在的“攀龙附凤”、“伪托名人”的情况,推断族谱不可信,进而质疑客家民系的存在;或自诩“不囿成规,勇于推进”,胡诌“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赤裸裸地否定客家民系的存在;或标榜“以小见大,见微如著”,臆造出“客家是方言群”的谎言,妄图把客家学引向语言学的歧途……

无独有偶,台湾的台独分子,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也在客家学界掀起浊浪,他们打着学术的幌子,质疑客家民系形成的源流和客家界定,否认客家民系的主体

是中原南迁汉人，鼓噪要“割断脐带，脱离母体，做新客家人……”

显而易见，台湾台独分子在客家研究中掀起的浊浪，其潮头所向是否认客家民系的存在，进而让台湾客家脱离母体，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大陆某些学者的言论，其核心要害问题，也是否认客家民系的存在，呼应了台独分子的鼓噪，为台独分子提供了分裂祖国的理论依据。

浊浪的出现，事关祖国统一大业，关乎客家民系的存在，理所当然引起客家学界有正义感的专家、学者的警觉，他们撰写了许多文章予以反击，本专辑收入的10篇论文，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檄文。它们以各自不同视野、角度，大量准确、翔实的资料，进一步论证了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源由、客家民系发展的社会人文以及对社会前进产生的历史作用，有力地驳斥了全盘否认客家民系存在的种种谬论。

本专辑的文章，还从不同层面对客家文化作出深度解读。读者可以从中认识到客家民系是脉络清晰的汉族中的一个支系，而由多种民系组成的汉民族，更具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任何人试图否定客家民系，或者想把它从汉民族中分离出去，绝然是痴心妄想，是注定要失败的。

目 录

1. 形成客家民系的四个特征	林开钦
.....	01
2. 《石壁与客家世界序三——第三届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黄石华
.....	12
3. 关于客家源流研究	丘权政
.....	16
4. 评《形成客家民系的四个特征》	韩信夫
.....	45
5. 客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与警觉	吴汉光
.....	52
6. 汉南之《形成客家民系的四个特征》述评	胡谭光
.....	67
7. 弘扬? 还是诋毁?	
——搞好客家研究应澄清的几个误解	刘有长
.....	71
8. 客家文化之根在中原——以宁化为例证	刘善群
.....	90
9. 关于形成客家民系特征的问题	张永和
.....	104
10. “文化概念”这怪胎	梁礼忠
.....	112

形成客家民系的四个特征

■ 林开钦

当前在客家研究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本文针对出现的新情况,着重在什么是客家民系的问题上作些阐述。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叫客家民系。客家民系的形成,四个特征缺一不可,即:

1. 有脉络清楚的客家先民;
2. 有特定的地域条件;
3. 在特殊的历史年代;
4. 有独特的客家文化。

现在就客家民系形成的四个特征分述如下:

(一)有脉络清楚的客家先民

研究清楚客家先民的构成极为重要,这是界定客家民系的首要问题。

中国历史上移民潮此起彼伏。在唐宋时期,为了躲避战乱等原因,中原大批汉人南迁,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闽西(含今三明市属宁化、清流、明溪三县)、赣南、粤东地区

生活,并逐渐与土著和少数民族相结合,成为闽、粤、赣边的客家先民。经过漫长的融合发展,南迁汉人(客家先民)在人数上、经济上、文化上占优势,他们同化了当地的土著和少数民族,形成客家民系。这个民系融进了土著、少数民族的血统和文化,但汉族血统和文化是主流,不影响这个民系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的地位。在这点上,大多客家研究者达成了共识。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冬,一场根本动摇唐政局,影响深远的“安史之乱”爆发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叛军横扫华北,直指长安,唐明皇君臣仓皇逃出长安,向南抵马嵬坡。八年激战,给全国人口最密集的中原地区带来严重破坏。河北一带首当其冲,“农桑井邑,靡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东都洛阳以东至徐州更为惨烈,“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遭荒废,曾无尺椽”。“汴河沿岸也是百姓凋废,地阔人稀。关中地区则是间井萧然,百不存一。”中原汉人在战乱的驱迫下,纷纷向南方相对平和安宁的地域奔逃,有一部分到达闽粤赣边。

唐乾符元年(874年)爆发了黄巢起义。此前,唐王朝已十分腐败,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正是唐末各种社会矛盾总爆发,故其规模之大,响应者之众,都远远超过任何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因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被史家称为“流寇式”的起义,前后经历10年,遍布今河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山西、山东等11个省区。并两度转战江南攻占福州,以及

广东、桂州、潭州、漕州、江陵等地。但其中活动时间最长的,往返最为频繁的是黄淮流域,故河南安徽一带遭受战祸最为严重。

唐王朝为镇压这次起义调集了大量军队,沿途追、堵、截、烧、杀、抢,无所不用其极。“黄巢起义军(884年),被官兵剿灭后,人民却未能安居乐业。”“有的起义军甚至收编战败义军以自强,有的义军首领背叛黄巢后也拥兵而称霸一方。”“朝廷对势力强大的藩镇豪强也失去了控制力。于是各藩镇豪强展开了一场以抢夺地盘称王为目的的混战。”“混战最为惨烈的是黄淮流域,尤其是河南。”^②

中原板荡,狼烟四起,百姓流离,黄淮流域的难民,唯一选择是重返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民的南逃之路,于是蜂拥南下的流民和败兵,找到生存空间相对广阔的赣东南为突破口,一些厌倦了中原战乱,无意北归的难民,则大部分直抵闽粤赣边,经过一次甚至几次寻觅,终于找到了相对和平安宁、可以安居乐业的、比较理想的地方。地处闽赣交界的宁化石壁,成了重要的中转站和客家早期休养生息、重要聚散地之一。

上述唐末宋初时期是汉人南迁的最高潮的年代,在这之前包括秦汉时期已有一部分汉人南迁至闽、粤、赣边。此后,像金兵入侵宋王朝南渡,元兵进犯宋朝灭亡,都引发了汉人南移高潮。除为躲避战乱而南迁的汉人外,南迁汉人还包括从政、从商或寻求更有利的发展环境的中原汉人。

客家先民的形成是在闽粤赣边三地区开创客家民系的先决条件,孕育客家民系的关键是人。

(二)有特定的地域条件

南迁汉人为什么在别的地区不能形成客家民系,却在闽粤赣边这样的地区形成?大致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当年周边政治环境动荡,闽粤赣边是较安定之地。

唐后期以来,中原事多,而江南相对安定,中国的经济重心向南移动。外患或饥荒,或兵灾等天灾人祸,致使人口分布也向东南地区转移,关中、中原地区汉人为了救死逃生,被迫南移。

唐亡之后,中原五代更替,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周边十国崛起。就以闽粤赣边周边的环境看,客家民系的形成,虽与五代时候各个割据政权无涉,然以其当时所处的地域为南唐以南,王闽以西,马楚以东,南汉以北的地带,即闽粤赣三省交接的地带。各个割据政权的融合势力既不能支配他们,而适以环绕他们。^③

例如,闽西地区从唐开元年间,汀州府开始,就由中原王朝管辖,而不像西北、西南少数地区那样立藩王管辖。其间是在五代时属王闽政权治理,但王潮、王审知等朝廷官员大多是由河南来的中原汉人。他们对南迁汉人有些照顾。

因此,中原汉人在这一地区已深深扎根,当地土著、“山都木客”们已被一定程度汉化。当地经济文化面貌有改观,对汉人的抵触情绪也大大减弱,“黄连峒蛮二万围汀

州”的情况未再发生,当地土著甚至敞开胸怀接纳避难而来的汉族同胞。

2. 闽、粤、赣边的自然环境,易于安居乐业,有利于客家民系的形成。

闽西、粤东、赣南境域相联,又同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境内崇山峻岭,山谷河流交错,大小盆地星罗棋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这些地区发展经济有一定优势,使南移汉人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

这些地区适宜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当时可开垦的土地相对来说比较多,气候温暖,无霜期长,适宜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特别是水源比较充足,这些客家居地,高山大岭,山脉、盆地错落有序,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河流都在其地发源,是赣江、九龙江上游,是汀江、闽江、梅江发源地。

汀江、梅江合成韩江流入大海,这些江河流域孕育着客家人。闽粤赣边三地区,河流比较狭小,便于兴修小型水利,用于农业和加工业。此外,还生产木材、竹料等,以补充生活所需。南移汉人到这些地方,解决生活问题是比较容易的。

闽粤赣边三地区矿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因当时生产力水平所限,只是小量简单开发利用,这也增加了一部分收入,用以解决生活所需。区内有铁、煤、钨、金、铜、银、锡、铅、石灰石等矿产资源,特别是闽西石灰石资源十分丰富,都有一些开发利用,一般也只是卖原料或初级产品。

上杭紫金山的金矿质量好，氧化程度高，储量丰富。“金山始产金，至皇祐时（1053年）经中书备对贡金167两。”而在宋崇宁中（1102～1106年）“发现金山有上、中、下三处水池，用其浸生铁可炼为铜。”^④如今开采冶炼全国著名的大型金、铜矿的紫金集团公司，就是靠紫金山上金矿开采而发家的。

这三个地区，赣南交通较好，河流是赣江水系，水上航运可辗转与长江相通；陆路是中原通往岭南的必经之地。闽西的交通条件较差，在福建西南一角。江淮联系的几条重要交通线它都不沾边，且为崇山峻岭所隔。粤东客家住地，同样以山地丘陵为主，交通不方便，既不处在中原通岭南交通线上，又不靠海，加上距岭南政治、经济中心遥远，比闽西显得更荒僻。这样的交通条件，外部势力不易进来，进来了也不想持久呆下去，这对客家民系的形成来说，减少了外来干扰，也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条件。

（三）在特殊的历史年代

闽粤赣边形成客家民系，研究者一般认定为五代至宋末或说至宋元。

唐末宋初和两宋、宋元时期，中原和黄淮流域天灾人祸交加，汉人难民蜂拥南迁，大批进入闽粤赣边。闽粤赣边人口猛增和增设州、县的情况，也印证了汉人南迁成为客家先民政治震荡的年代情况。至宋末，闽赣粤地域人口大量增加。据明《嘉靖赣州府志》载，唐武德年间（618～626

年)赣南仅有 8994 户,39900 口。至唐元和十五年(820 年)赣南也只有 26260 户(见元郡县图志)。而到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 年),据《宋书·地理志》载,则猛增至 310153 户,人口逾越百万。

自晚唐元和年间到北宋末期这 280 年时间里,户口增加了约 11 倍,这决非自然增殖造成的,说明这期间有大量汉人南迁赣南。又如唐天宝元年(742 年),临汀郡(原称汀州,辖长汀、龙岩、宁化)计有 4682 户,15720 人。元和年间(806~820 年)3 县合计为 3000 多户。到了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 年)长汀、宁化、上杭、武平、龙岩合计户数达 106573 户,仅 200 多年间,户数增加了 22 倍。

庆元年间(1195~1200 年)至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 年)汀州 6 县共有 223432 户,计 534890 人(见新编《三明志·人口卷》)。广东梅州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至雍熙四年(987 年)间有 1568 户,到了宋熙宁八年(1075 年)至元丰三年(1080 年)为 12372 户。人口增长 7 倍。这些都说明唐末至宋末期间闽粤赣地域接受大量外来移民。^⑤南迁汉人与当地人融合同化形成客家民系,并以其独特的方言习俗称为客家人。

由于人口猛增,经济发展,州县机构随之增加。赣南在晚唐以前,有县级政权 7 个,在五代宋初增加了 6 个,达 13 个之多。闽西的汀州,南唐灭亡后,归入宋版图只长汀、宁化两县,但至淳化五年(994 年),原长汀县境内的上杭、武平二场升为县。粤东五代南汉时划出程乡县设立敬州。

宋代改为梅州,原来循州南部的河源、归善、博罗、海丰四县又并为一州。

(四)有独特的客家文化

闽粤赣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社会经济落后。中原汉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从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迁来,在迁徙过程中,又吸收了当时途中的一些文化,他们到达闽、粤、赣边后,凭借其人数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在与杂居的土著和少数民族斗争和融合中占了主导地位,同化了他们。当然在同化过程中也吸收了原住民经济文化特点,形成客家文化。

原住民绝大多数被同化为新民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畬民是‘刀耕火种’,最勤操作的一种南蛮里的民系,客家昔时,与之相处,一方吸受了他们一部分血统,一方感受了他们活动所产生的影响”。^⑥

在这既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客家文化诞生了。客家文化既保留了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风格,又兼具浓郁的闽粤赣边客家乡土情调。这种客家文化既不是该地区原住民的旧文化,又不完全雷同于汉族移民前的固有文化。

汀江流域,闽江上游等闽粤赣边地区未燃战火,是中原难民躲避战祸的最好去处,也是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外来移民垦荒造田,修渠灌溉,建房栖身,开辟交通,经过了艰苦探索。最终建成了“屋舍俨

然”的村落,和“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些都是客家文化发展成熟的基础,以及形成和巩固独特的客家文化的重要因素。

闽粤赣边在远古时代就有先民活动的踪迹,也有诸如蛇崇拜之类的自己的独特文化。而当中原大地进入高度文明的封建社会,并置县置州管辖之后,闽粤赣边的百越土著却因其地“山重复而险阻,舟车不通,商族罕至,天远地荒”,离皇帝太远,而仍然处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半渔猎的农耕社会。尽管这些地方被称为“苗”、“蛮”、“僚”、“峒”或“山都木客”的原住民,不一定是后来畬族,却因他们相同的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而统称为“畬民”或“畬客”。

随着北方中原长期战火频繁,灾害横行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汉人南迁浪潮,给闽粤赣边带来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在闽粤赣边的基本住地,在客土融合和同化问题上,无论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还是社会意识、宗教信仰、语言、艺术方面,汉族移民都比原住民先进。

土著民与移民杂处,向汉人学习筑屋造田技术,永远结束了刀耕火种、徙居轮耕的“獠升鼠伏”般的生活。同时南迁汉人也向当地少数民族学习生产生活的特点,吸收融入生产生活和文化中去。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便成了汉族人和当地原住民的共同家园,共同实现“书同文”、“制同度”、“车同轨”的局面,共同搭乘华夏文明的时代列车前进,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客家话是客家民系的一大象征,是唯一不用地方命名

的民系语言,形成之后,一直传播到后来客家聚居地(海内外),真可谓“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客家人走遍天涯海角不忘中国是根。在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讨论或大会发言,大家讲客家话,唱客家山歌,一般不用翻译,相互可以听懂,相聚一起,被一股浓浓的亲情所包围。

综上所述四点,是客家民系的特征。缺一不可,少了哪一个,客家民系都形不成;哪一个,都无法用别的代替。

客家民系在闽粤赣边形成后,经过漫长的繁衍发展阶段又逐步向国内外迁徙。明末清初,一方面客家内部人口已逐步膨胀,另一方面满洲部族入主中国,在抵抗清的人主无力之后,客家人再次分头迁徙,被迫散居许多省市。之后,一部分人迁入四川等遭兵祸毁灭之地重新开辟垦殖。因客家人口日多,山区条件差,不足养口。于是,客家人分迁往南至雷州、钦州、潮汕等地,渡海则至香港、澳门、台湾和南洋群岛,甚至远至欧美等地。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迁徙。所以,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都有客家人。

在福建省的龙岩市、三明市、漳州市和南平市客家地区等到处保留着记载闽台客家血缘关系的族谱,保留着先祖留下来的“祖屋”、“祖祠”、“祖墓”,是两岸客家人同根同源同血脉的历史印记。由于政治的原因,半个世纪来,人为的海峡两岸藩篱阻隔了两岸客家乡亲的交流。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旅台客家裔孙,纷纷回闽粤赣边寻根认祖,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回大陆寻根认祖的同时,积极投资置业,对祖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大团结

起到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客家人在闽粤赣边形成了客家民系,这既是对客家民系而言,也是对客家人而言。近年来,由于客家聚居地的客家人有往外迁移的,也有新迁进去的,在客家聚居地迁出来后,有的保持了客家语言、习俗,有的被新居住地的原住民同化了,不会讲客家话,甚至改变了客家习俗,这些新情况的出现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客家人如何界定?1997年12月13~15日广东梅州市举行“客家渊源与客家界定”研讨会,来自内地及港、澳、台的124位专家学者,对客家人的界定达成共识:“凡具有客家血统,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三项要求中有任何两项的人,都是客家人。‘客家血统’是指祖宗是客家人,‘客家文化素质’最主要的是操客家方言,也包括客家的生活习惯等,‘客家认同意识’即承认自己是客家人。”应该说这个界定是目前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合情合理的。

注解:

①发表于《客家》杂志2008年第6期、台北《第三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论文集》。

②张佑周:《客家祖地闽西》,第3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

③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37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④《上杭县志》宋康定元年(1040年)。

⑤陈丽明:《客家文化研究论文汇编》,第288页。

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7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石壁与客家世界》

——第三届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序三

■ 黄石华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是为召开第三届“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而编辑出版的。

这本论文集的众多作者,从不同角度再次深入论述和肯定了宁化石壁客家祖地在中国客家民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说是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是因为近阶段来,在评述客家祖地宁化石壁中出现了一些杂音,否定石壁客家祖地,否定石壁客家祖地文化,为此否定和批判罗香林教授的名著《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和《宁化石壁村考》,说什么“石壁在哪里?如果从作为正史的古籍文献中,基本上找不到答案,从行政区位地图上,一般也不会找到石壁”。说什么“宁化人不认为自己是客家人,也没有客家的说法”,“对客家一无所知”。说什么“宁化石壁作为客家祖地,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与历史事实本身基本无关。”说什么“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客家族群作为‘隐形人’暧昧了与其他族群的族性差异”等等。诚如中共福建省委原副书记、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原副主任、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会长林开钦先生所说:“这些杂音虽不

是客家研究的主流,但的确乱了一些视听。”因此,这本论文集的众多作者对这些扰乱视听的杂音发表文章进行澄清,就显得十分必要、十分及时和具有深远意义和广泛影响了。

石壁客家祖地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是客家先民自中原南迁的产物。石壁客家祖地不仅是宁化的,也是中国的和世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耿云志教授指出,“石壁客家祖地文化之优点,在于既能保持固有文化之优秀传统,又能适应新环境,吸收其他族群的优点以发展自己。”我对此表示完全赞同。此外,我还要强调说:石壁客家祖地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具有莫大创造力、骄人传统和顽强竞争精神的子文化。人们必须注意到:数千年沉淀下来的一个语系文化传统不是一件薄弱的东西,尤其是它曾以无比的内聚力支撑了客家人多次四出迁移,甚至远涉重洋至地球每个角落而竞存。国际客家学会会长郑赤琰教授认为,客家人“在海内外接触的族群虽还未曾作精确统计,但结果都能与人和睦相处,既能自重,也能宽以待人,怀抱着世界大同的思想。整个客家族群的生存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族群万千中,一部可贵的科学宝鉴。”而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的历史及其文化,则是这部可贵的科学宝鉴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学者自 18 世纪便开始注视中国的客家文化,注视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的历史及其文化,动用各学科方法去认识它的精髓和积极动力。可是,时至今日,仍有极度少数的学者不顾宁化石壁客家祖地及其文化的客观存在,极力将它边缘化,甚至诬蔑宁化石